



# 迈向后人类

## ——《神经漫游者》对哈拉维赛博格思想的诠释

夏琼, 刘玉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神经漫游者》中描述的赛博世界是后技术时代人类社会全景图, 小说塑造的赛博格形象以及赛博空间是对后人类形态及其生存处境的预设。赛博格这个概念经历了从军工术语到人文理念的变迁, 最后哈拉维将其作为理论工具正式提出。赛博格通过打破人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物态与非物态三个边界解构了传统人类主体, 重构后人类新主体。《神经漫游者》中的机械赛博格、生物赛博格和赛博空间表现出技术对人的自我认知和生存环境的改变, 诠释了哈拉维所说的三个边界的消融, 表现出赛博格统一对立面, 成为后人类新主体的可能性, 同时吉布森关于人类处境的预警对当前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神经漫游者》; 赛博格; 唐娜·哈拉维; 后人类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0)12-0622-09

## Toward posthuman: Donna Haraway's cyborg theory in *Neuromancer*

XIA Qiong, LIU Yu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Neuromancer* depicts a cyber world, which reflects the human society in the post-technology era. The cyborg image and the cyberspace in the novel anticipate the posthuman form and their living context respectively. The concept of "cyborg" develops from a military term to a cultural term. Finally, Donna Haraway officially proposes it as a theoretical tool. Cyborg deconstructs traditional human subject and reconstructs a new subject of the posthuman by breaking boundaries between organism and machine,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 and between the physical and the unphysical. Mechanical cyborgs, biotechnological cyborgs and cyberspace in *Neuromancer* indicate that technology is capable of changing human self-cognition and living environment, demonstrate the fusion of these three boundaries, show the unified opposites of cyborg, and becom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new posthuman subject. Also, Gibson's warning for the human condi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society.

**Key words:** *Neuromancer*; cyborg; Donna Haraway; posthuman

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出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康威, 后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市, 是西方当代科幻小说的领军人物。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互联网技术尚未普及, 他写出了《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 自此开创了科幻小说的一个亚文类——赛博朋克小说, 同时奠定了赛博朋克小说的

收稿日期: 2020-02-29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6-20

作者简介: 夏琼(1996-), 女, 四川泸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英美现当代文学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 刘玉, E-mail: liuyu73@swu.edu.cn)

©2020 China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重要主题和写作风格。《神经漫游者》一举揽获科幻小说三大主要奖项<sup>①</sup>，被科幻文学评论家奉为“赛博朋克圣经”。继“矩阵三部曲”<sup>②</sup>之后，吉布森陆续出版了“桥梁三部曲”<sup>③</sup>和“蓝色蚂蚁三部曲”<sup>④</sup>，以及一些短篇小说，构筑了一个个光怪陆离的赛博世界，将他未来的设想呈现在读者眼前。

国外对《神经漫游者》和吉布森的研究著述颇丰，最为全面的是Cavallaro的专著<sup>[1]</sup>，他探讨了赛博朋克小说的神话起源和文学传统，以及小说中的身体、性别、城市空间等主题，认为赛博朋克小说和赛博文化让人们重新定义时间、空间、现实、物质和社会等概念。Yu<sup>[2]</sup>关注到小说中的东方元素，他认为吉布森把故事的主要背景设置在日本，反映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对东亚经济崛起的顾虑。国内研究者胡戈<sup>[3]</sup>最早对《神经漫游者》开展研究，他运用鲍德里亚的仿真理论解读文本，认为小说中的赛博空间是对现实的复制，令人反思技术如何将人类社会边缘化和虚拟化。此外，半岚<sup>[4]</sup>关注到了男性赛博朋克小说家作品包括《神经漫游者》中的离身性倾向，她指出这些赛博朋克小说对摆脱肉体的推崇，强调了男性的抽象性，是对“具身他者”的否定；孙梦天<sup>[5]</sup>则认为，《神经漫游者》中对男女性角色的描写打破了性别固化体系，恰恰是对性别对立的颠覆。

赛博朋克小说是对后技术时代的想象，小说中的赛博格也是对人类未来形态的一种假设，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设想正在逐渐变为真实，从假肢、仿生眼、心脏起搏器等辅助医疗工具到智能眼镜、植入芯片，人类身体也逐渐机械化、赛博化，人类正在转向另一种生命形态，罗西·布拉伊多蒂<sup>[6]</sup>称之为人类向后人类的生命转向，而对于转变的方向和转变后具体的后人类形态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科幻小说在当代形成热潮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具像化了模糊的未来图景，试图回答转型期出现的种种问题。《神经漫游者》中的机械赛博格、生物赛博格和赛博空间这三种赛博格形象，体现了哈拉维的赛博格思想<sup>[7]</sup>，即通过模糊人与动物、人与机器、物态与非物态的边界建构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多元、共生”的主体概念。小说预言了未来的人类处境，对后人类转向中的身份认同和生存环境具有前瞻性的意义。倘若吉布森的赛博格是对人类的主体性身份认同的一种冲击，那么人工技术造物可否被视为身体的一部分？虚拟的赛博空间与真实生活交缠的后现代环境中人类会是怎样的生存处境？这些都是向后人类转向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梳理赛博格概念的

变迁，然后以《神经漫游者》中的赛博格形象为切入点，结合哈拉维提出的赛博格所代表的三个边界缺口，分析吉布森小说文本中的赛博格形象如何体现出这三个边界的破裂，以及在身体固有界限被打破后对人的界定和后人类的生存境况。

## 一、从军工到人文：赛博格概念的变迁

“赛博格”最早由罗克兰州立医院实验室的两位工程师Clynes和Cline提出，由“控制论(cybernetics)”和“有机体(organism)”两个单词缩合而成<sup>[8]</sup>。1960年，他们在向美国空军做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在人体器官内植入器械以适应太空环境的构想<sup>[9]</sup>。1963年，NASA的一项基于地外环境改造人体的实验报告沿用了Clynes和Cline创造的概念，虽然这项实验宣告失败，但对赛博格的探索才刚刚开始<sup>[10]</sup>。回溯“赛博格”这个概念，不难看出其发展的三条路径：一是现代人机交互的历史，尤其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对人体的改造和重塑；二是其词源发展，从中观察控制论和赛博朋克文化对赛博格概念发展的影响，一窥“赛博格”这个概念从航天军事、信息技术延伸到人文领域的发展脉络；三是科幻作品中赛博格形象的变迁，通过与初期作品中的赛博格形象比较，挖掘后期作品尤其是吉布森小说中赛博格人物的文化内涵。

现代技术重塑人体的想法自航天工程肇始，但新的技术设想多数在军事目的上实现，赛博格也不例外。1958年，第一个现代技术制成的赛博格部件“多面手”(Handyman)出现在通用电器(GE)的实验室里，用来协助人处理远程轰炸机中的核燃料<sup>[11]113</sup>；紧接着1964年GE又为越战设计出了适合丛林作战的步兵装甲——步行机(Pedipulator)<sup>[11]114</sup>；1965年，GE试图制造全包围的机械外骨骼<sup>[11]119</sup>。从这些赛博格人体的实验中可以看出，初期的赛博格只是简单的

① 三大主要奖项包括雨果奖(Hugo Award, 1985)、星云奖(Nebula Award, 1985)、菲利普·迪克奖(Philip K. Dick Award, 1985)。

② “矩阵三部曲”(“Matrix Trilogy”)又名“蔓生三部曲”，包括《神经漫游者》(1984)、《零伯爵》(Count Zero, 1986)、《重启蒙娜丽莎》(Mona Lisa Overdrive, 1988)。

③ “桥梁三部曲”(“Bridge Trilogy”)，包括《虚拟之光》(Virtual Light, 1993)、《虚拟偶像爱朵露》(Idoru, 1996)、《所有明日的派对》(All Tomorrow's Parties, 1999)。

④ “蓝色蚂蚁三部曲”(“Blue Ant Trilogy”)，包括《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 2003)、《幽灵之国》(Spook Country, 2007)、《零历史》(Zero History, 2010)。

器械增强人体,单纯通过外设器械增强原有功能。军事成果接着往工业和医疗领域输送,随着微型材料和生物技术的发展,生物赛博格也经历了从心脏支架、人工耳蜗等医疗辅助设备到赛博格类器官(Cyborg organoids)<sup>[12]</sup>的进步。科幻小说走在现实前面一步,在真实的赛博格技术还是秘密的军事项目时,《神经漫游者》中的赛博格就已经发展成地下诊所就能实现的手术。但科幻想象以真实技术为依托,沿用现实的技术框架,吉布森才能用光纤、芯片和仿生装置打造出一个赛博格形象。科幻小说中超前的技术是现实中科技发展的映射,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印证。

讨论赛博格的起源离不开控制论,“cybernetics”源自希腊语“kybernan”,意为“控制”。1948年,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出版《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第一次科学地把有机体和机器相提并论,将人体视为一台控制论机器(Cybernetic automaton)。在196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诺伯特·维纳通过分析假肢和人类身体互动的过程阐明了控制论的核心思想之一——人类与机器的融合<sup>[11]39</sup>。诺伯特·维纳认为佩戴假肢的人是“一个由机器人和人体部分共同组成的系统”<sup>[13]</sup>,这与赛博格的理论不谋而合。在控制论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计算机科学,直接催生了赛博空间和赛博朋克文化。赛博空间(cyberspace)由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中首创,他将表示“计算机的,网络的”前缀-cyber和空间space组合在一起形容自己笔下具像化的计算机网络通路,自此赛博空间成为同类型科幻小说中一个必要的设定,也成为网络的代名词。赛博朋克(cyberpunk)是科幻小说的一种分支,故事通常设定在计算机技术主导的反乌托邦世界,主角多为电脑黑客。赛博朋克与计算机产业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赛博格作为赛博朋克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引入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容纳一切的赛博空间堪称最庞大的赛博格,比如电影《骇客帝国》中的超级电脑“母体”。

英国作家奥德尔(Edwin Odle)的小说《The Clockwork Man》(1923年)可以视为第一部赛博格题材的小说,小说描述了一群大脑被置入发条的赛博格,他们外表与常人无异,但发条使其具有了穿越时空的超能力。马丁·凯丁(Martin Caidin)著的《Cyborg》系列小说(1972—1975年)中的主角则安装

了一条机械腿和机械手臂,身体上装满了窃听器、无线电发送器等设备,甚至还有一只仿生眼。理查德·卢波夫(Richard Lupoff)的小说《Sun's End》(1982年)的主人公因遭遇事故身体被损毁,医生为他制造了整副身体,具有雷达探测和红外线透视功能,甚至不再需要摄入食物和水。这些作品尽管从不同角度刻画了赛博格形象,但就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言,人物塑造略显单一,即主要依靠外设机器部件与人体连接,而赛博格的设定也只是为了赋予主角超能力以推动情节发展,换言之,小说无意深入探讨赛博格在科学和技术层面的其他可能性。

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则并不满足于常见的机械赛博格,而是进一步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比如伴随生物技术出现的生物赛博格。此外,吉布森对赛博空间也有精彩预言,《神经漫游者》里赛博空间被定义为“超级简化版的人类神经中枢”<sup>[14]18</sup>,即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用光纤将自己接入网络,在“矩阵”里被合成一个整体,容纳这一切的赛博空间升级成最庞大的赛博格。赛博格这个概念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人和技术造物的组合,也指代了人类与技术本身的关系。有别于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或者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等拥有理工科背景的科幻小说家,吉布森在大学学习的是英国文学专业,他小说里的技术设定来源于酒吧的闲谈<sup>[15]</sup>。因此吉布森对于赛博格的认知是相对抽象、感性和浪漫的。对于吉布森来说,赛博格的第一次现身是1940年的电视连续剧《Mysterious Dr. Satan》,剧中机器人的身体给吉布森带来巨大的阴影和冲击<sup>[16]238</sup>,由此勾勒出吉布森小说中机械赛博格的基本形象。在短篇小说《约翰尼的记忆》中,吉布森第一次使用了“赛博格”一词,用来形容一头被植入探测解密设备的海豚。在吉布森世界,人人都是赛博格,它不再只是用来讲述俗套的超人故事,展现对科技不切实际的想象,而是更多地探究科技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变,正如作者本人所说,“当我描写技术的时候,其实是在描写技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sup>[15]</sup>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赛博格形象在科幻作品中频繁出现于电影、小说、动漫中,但是文艺作品似乎仅仅满足于呈现赛博格形象,而忽略其在后现代语境中的象征意义和深刻内涵。直到1984年,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发表了论文《赛博格宣言》(*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赛博格才正式以理论工具的身份进入学

术研究视域。哈拉维相继出版《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谨慎的见证者：@第二个千禧年。女性男人@遇到致癌鼠™》(*Modest Witness@Second Millennium. Female Man ©\_Meets\_Onco Mouse™;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伴生物宣言》(*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等著作，从生物学和控制论的视角出发，扩大了赛博格的范围，力图建立全新的赛博格理论，后来的研究者大多基于她的理论，探究文艺作品中赛博格形象的深层内涵，从而结束对于赛博格这一概念只有作品塑造没有理论分析的局面，开启赛博格研究的新篇章。

哈拉维将“赛博格”明确定义为“一个控制论的有机体，是机器和生物的杂合体”<sup>[17]300</sup>，她指出，赛博格带来了三个关键的“边界缺口”，即首先赛博格打破了人与动物的边界，其次是有机体与机器的边界，最后是物态与非物态的边界<sup>[17]302-304</sup>。由此可见，不同于科幻作品中局限于人机结合的狭义赛博格，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更为广大与包容，“我的赛博格神话是跨越各种界限的、有效的融合”<sup>[17]305</sup>，而且“它最终将各部分的全部能量整合到一个更高的统一体中”<sup>[17]301</sup>。哈拉维试图用一个统一的赛博格概念囊括所有差异，边界的消弭也解除了男女、人与动物、人和机器、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种种对立。

有关人类在后科技时代的处境，理论家哈拉维与小说家吉布森的想法不谋而合，前者用赛博格象征被技术包围的人类，探讨化身为赛博格的人类的身份认知，后者在小说《神经漫游者》中刻画了赛博格在后技术时代的生存处境。吉布森眼中的赛博格也超越了机器人的范围，不只是机械改造的躯体，更是“一种感知方式的转变”，正如哈拉维将信息流纳入赛博格网络一样，吉布森认为赛博格是“人类神经系统的延展”<sup>[16]241</sup>。赛博格的出现代表着科幻小说从“火箭飞船”到“电子脑”的转型，“电子脑”是对信息化社会的隐喻，电视和网络是把人们接入这个庞大赛博格的媒介，“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已然成为这个电子脑的一部分。”<sup>[16]240</sup>

赛博格“对古典逻各斯中心式的二元对立的全面反叛”是哈拉维的理论核心<sup>[18]73</sup>，“真实与虚拟、副本和原本、自我和它者、实质和拟像、人和机器二元对立是吉布森作品里反复出现的主题”<sup>[19]</sup>。早期的短篇小说《全息玫瑰碎片》体现了吉布森对赛博格本质的初步探索，主人公在真实与虚拟中摇摆困惑；到

《神经漫游者》中，吉布森的思考则相对成熟，主角凯斯最后不再独独沉溺于赛博空间，也意识到真实生活的重要性。而对于吉布森的赛博格形象是对二元对立的巩固还是颠覆颇有争议，Shabot<sup>[20]</sup>认为它可能巩固父系霸权和其他霸权体系，孙梦天<sup>[5]71</sup>通过对《神经漫游者》中女性赛博格莫莉的分析，认为这个形象是对男女性别二元对立的颠覆。吉布森对赛博格的主角式描写也是典型的“去人类中心化”(decentering of human beings)<sup>[21]</sup>，《神经漫游者》结尾，主角放弃赛博空间的永恒幻想，回归身体，同样打破了肉体与思想的二元对立。不难看出，哈拉维的赛博格理论或可视为吉布森的赛博格形象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而言，吉布森的赛博格绝非单纯科幻类型小说的产物，而是蕴含着深刻思辨意义和文学想象的成果。

## 二、机械赛博格：人机共生

人机结合体一度是赛博朋克的代名词，吉布森的小说是一个充斥着形形色色机械赛博格的世界。《神经漫游者》的开篇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低级的机械赛博格形象，“他伸手去拿另一个酒杯，那只老旧的手臂咔咔作响，这是俄国军队制造的假肢，里面装着有七种功能的力反馈操纵器，外面包上脏兮兮的粉色塑料”<sup>[14]4</sup>，酒保拉孜装了一只人工手臂，尽管外表简陋但是功能一应俱全，能够保证日常使用，但是这种程度的机械改造在赛博朋克的世界极其原始，作者评价拉孜：“他的‘天然’简直犹如一枚徽章”<sup>[14]4</sup>。小说中更复杂的机械赛博格形象还有“现代黑豹”，这个高科技恐怖组织的成员标配一件仿生聚合碳外衣，可以随外部环境改变达到隐形的效果，而且具有“录制功能，可以随意重现录下来的背景”，组织的头领在耳后接入硅条，“经过改造的瞳孔会和猫眼一样随光线收缩”<sup>[14]81</sup>，硅条是接入网络程序的通路，改造的瞳孔是为了削减或自动补偿阳光，由于恐怖组织成员的身份要求对环境敏锐的感知和自我调节，所以相对于酒保拉孜，他们所做的改造也就更复杂和精细。故事的女主角莫利是经过精密技术改造的杀手，她的身体展示了后未来世界的高级机械赛博格形象，“她的眼镜是手术植入的，完全封住了眼眶。粗糙杂乱的黑发之下，银色的镜片似乎生长在她颧骨处光洁而苍白的肌肤上。”<sup>[14]30</sup>除了辅助视力的镜片，莫利的武器也与身体不可拆分：“酒红色的指甲下面滑出十只四厘米长的双刃刀片。她微微一笑，刀片又慢慢缩回。”<sup>[14]30</sup>镜片、刀片已经和她融

为一体,赛博格人体中的电子器械不是与自我分离的工具,莫利身体植入的各种装置,一同构成了她的身份认知。装有微管道影像强化器的植入眼镜让她具有夜视能力、指甲里嵌入的伸缩刀片可杀人于无形、眼睑里的时间显示芯片提醒她任务进度,这些器械功能帮助她完成了杀手的身份构建,而在植入这些设备之前,她是手无寸铁、任人蹂躏的性工作者,不止在身体上,而且在自我认知上,器械都是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拉孜身上的纯粹医疗辅助功能,到现代黑豹和莫利身上的技术增强作用,机器已经不再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它融入躯体,变成器官,灵活得犹如天生长成,而且很难被逐出身体。有机体和它共生、合作,它甚至成为一种标志,拉孜的粉红色假臂丑陋得令人赞叹,现代黑豹的聚合碳外衣总是吸引凯斯的目光,小说中对莫利的描写也集中于她在打斗中使用这些器械的场景,人在利用这些机器,反过来机器也在人身上实现存在价值,二者在交互中实现融合,人类是与机器结盟<sup>[11]105</sup>,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和附庸。

人机共生早在假牙和拐杖的使用中埋下伏笔,机械赛博格最初是为战争设计的,后被投入商业使用,这就是哈拉维文章中批判的“他们是军国主义和男权资本主义的私生子”<sup>[17]302</sup>。操作核动力远程轰炸机的机械手是工业和医疗中常用的机械臂的祖先,飞歌公司设计的远程赛博格——一种实体环境模型与“双目头盔式显示器”的组合是VR技术的前身<sup>[11]121</sup>。现实生活中机器已经将人们包围,广义上的赛博格甚至不用与有机体时刻连接,只要有有机体形成一个信息流动的控制论系统足矣,例如拐杖、眼镜,就如同克莱斯在访谈里说道:“当人们骑自行车时,他就已经变成了一个赛博格”<sup>[11]135</sup>,这与哈拉维在《伴生物宣言》里所持的观点一致<sup>[22]</sup>。医疗中使用越来越多的人造植入物,从身体外在显形的假肢、人工耳蜗到内里不可见的肝脏起搏器、胰岛素泵,这些体积不大的机器维持着病人的生活乃至生命;代步工具延伸了双脚的功能,成为现代人生活中离不开的机器;各种可穿戴智能设备,如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的普及,仿佛吉布森的赛博朋克幻想触手可及。

有机体与机器的融合是控制论推动的,问世之初的“预控制论的机器”<sup>[23]209</sup>让普通使用者以为其上附着有灵魂,机器与有机体的联系在拉美特里(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振聋发聩的“人是机器”的断言中展现出来,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

“身心二元论”颂扬意识而贬斥身体,同时用机械还原论去看待身体,认为有机体的生理功能均可用机械原理加以解释。机械还原论固然简化了有机体的运作,但是它揭下了生命体神秘的面纱,启发了后人对身体的探索,直接促进了生理医学的发展。控制论也是以类似的思路解释有机体,机体的动作是接收外界信息再反馈的过程。人类在认识上接受了有机体与机器的相似性,也就不会恐惧人机结合的赛博格了。

碳基生物与硅基元件的组合实现了两种范围的跨越——有机和无机。碳硅复合体是“赛博格”一词的原始含义,外设的增强器械是为了延伸人的能力,人依然在复合体中占据主体地位。但哈拉维理论中的“赛博格”不限于增强人的力量,而是更多地要表达界限的模糊,“20世纪晚期的机器完全模糊了自然和人造、心智和身体、自我发展和外部设计以及其他许多适用于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区别”<sup>[23]209</sup>,与有机体融合的机器已经超出了工具的范畴,与机器结合的人也超出了传统人类的范畴。《神经漫游者》中凯斯对操作台的迷恋让莫莉直呼“色情”,无法使用机器的凯斯一度堕落,机器对于凯斯来说不只是工具,而是伴侣甚至是自我的一部分,莫利身体里植入的器械也影响了她的身份建构,机器帮助他们建构了一个完整的自我。后现代语境下人与机器的关系在吉布森这里进一步发展,从技术增强工具变成不可或缺的身体部分,甚至反作用于人类的自我认知。

Moravec<sup>[24]</sup>提出将意识上载到计算机、使人彻底电子化,这一疯狂的想法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凯瑟琳·海勒的著作<sup>[25]</sup>就是以反驳莫拉维克的实验为契机,探讨了控制论影响下身体这一概念的变化以及后人类的生成。她认为莫拉维克“没有放弃自主的自由主义主体,而是将自由主体的天赋特权扩展到了后人类的领域”<sup>[25]388</sup>,意识上载的想法加剧了身心的二元对立,海勒反对这种离身性的超人类主义,她沿用了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具身性”的概念,指出后人类强调具身性的人类存在,其“后”主要表现在身体的流动性,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界限变得模糊,与环境的联系加强,这与哈拉维的看法不谋而合,“具身性后人类的身体就是一种边界跨越的身体”<sup>[26]</sup>。在《神经漫游者》中,凯斯最后拒绝AI为其意识搭建的伊甸园,退回身体,以及南方人要求删除思想盒中意识的举动实际表明了吉布森相同的态度:后人类不可能以脱离身体的形式出现。

“人脑机身”是小说家对机械赛博格的终极幻想,也是一些科学家设想的实现永生的方式,莫拉维克的设想并没有因为批评而被遗忘。2018年,一家初创公司 Nectome 提出了保存人脑上传电脑的想法,但是也仅限于冷冻大脑这一步,等待未来科学家将其解冻扫描上传,而仅仅是冷冻大脑这一步骤被批判为“不道德的”<sup>[27]</sup>。相较而言,《神经漫游者》中的脑机接口技术似乎更为实际和被人接受,2019年7月16日,马斯克(Elon Musk)宣布旗下的 Neuralink 项目已经取得脑机接口技术的突破,在小鼠身上实验成功,正在计划进行人体实验,最终目标是用大脑思维控制电脑,马斯克声称这个项目是为了使人“有效地与人工智能融合”<sup>[28]</sup>。脑机接口技术目前有效的应用途径是医疗复健,俄亥俄州神经中心研制出的“神经生命”芯片帮助瘫痪男子重新使用右手<sup>[29]</sup>,Neuralink 项目也把实际运用的对象锁定为瘫痪或帕金森症患者。可以看出,舆论对此态度保守,现阶段的伦理道德尚不能接受意识与肉体的分离。宏观上看,虽然技术的瓶颈会被打破,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漫漫求索路上,需恪守当前的道德底线,把握住科技与伦理的平衡,保证技术始终朝着人类理想的方向发展。

### 三、生物赛博格:基因改造和克隆

科幻小说早就预料到了生物技术基因层面的作为,吉布森的小说中不光有机械改造的赛博格,生物改造的赛博格也是一个重要主题。朱利斯·迪安是千叶城不大不小的地头蛇之一,“现年一百三十五岁,每周兢兢业业用昂贵的血清和激素调节新陈代谢。不过他抗衰老的主要方式还是每年一度的东京朝圣,让遗传外科医生重设他的 DNA 密码。”<sup>[14]14</sup>吉布森没有具体描述医生如何改造迪安的 DNA,迪安的长寿与番茄的保鲜形成了巧妙的类比,读者不难猜想是移植了其他某种生物的 DNA 或是仿照长生命周期的生物重新组合了基因序列。尽管迪安依然顶着一张“光洁的粉脸”<sup>[14]15</sup>,从外形上与普通人无异,但是正如哈拉维的转基因番茄一样,人类“基因的纯洁性”已经不复存在了,迪安也是隐藏的赛博格形象之一。

生物技术在基因层面的另外一项建树是克隆技术,克隆也是科幻小说中常见的繁殖方式。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的续集《重启蒙娜丽莎》中描述了太空财阀泰西尔·埃西普尔家族如何延续:以有机繁殖获得的两个后代让和简为亲本,进行大批量的胚胎

克隆,但是同一亲本并没有让所有胚胎发育成完全相同的个体,尽管他们在外表上一模一样,正如文中所描述:“三姐妹的肉体并没有区别,但3简不知怎的就是与众不同。”<sup>[14]143</sup>3简成为埃西普尔家族计划中的变量。矩阵三部曲中构想的世界对克隆技术的使用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人类还是动植物,都可以运用克隆技术制造出来,应用的范围也很广,大到人体器官,例如《零伯爵》中特纳的雇主“在胶原蛋白板和鲨鱼软骨多聚糖上为他克隆了一平方米的皮肤”<sup>[30]</sup>,又在市场上为他购买克隆的眼睛和生殖器,小到制作皮具用的鳄鱼皮,“艾迪是两个克隆鳄鱼皮手提箱”<sup>[31]</sup>。虽然生物技术并不是吉布森小说中最主要的话题,但是他所幻想的后未来世界对这项技术的应用已经很成熟,是赛博格的重要技术支持。

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所描述的人与动物的边界缺口不只是前瞻性的预言,而是当下的现实状况,“人与动物之间的边界已被彻底突破。独特性的最后滩头已被污染,如果不是变成了游乐场的话——语言工具的使用、社会行为、心理活动,没有任何东西能令人信服地确定人与动物的分界线。”<sup>[17]303</sup>人与动物的融合首先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进化论将二者紧密相连,现代生物学对二者一视同仁,这就是哈拉维所说的“独特性的最后滩头被污染”<sup>[17]303</sup>,人不再是主要的认识对象,人与动物的基本身体构造也并无太大区别,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动物性”得到认同;其次,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甚至植物、动物和人之间的融合是真实发生的,基因工程开启了微观上认识生物的大门,并在技术上实现了生物跨物种的融合,哈拉维在《谨慎的见证者》一书中举了转基因番茄品种的例子来证明物种之间的边界缺口,且转基因番茄只是一个起点,基因的传递将会“从鱼到番茄,从萤火虫到烟草,从细菌到人类,或路径相反”<sup>[32]</sup>,生物间的融合势不可挡,都会成为混合体,成为赛博格,我们能做的就是“与保险番茄致癌鼠分享这个世界”<sup>[33]</sup>。

反观现实,生物技术争议不断,克隆羊、转基因作物、基因编辑婴儿对舆论的冲击历历在目。生物技术改造人体带来的伦理问题实质上是人类的主体身份危机,当人类发现自己的身体被“入侵”,丧失了独特性和纯洁性,传统认知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自我面临被取代的危险,人类就产生了危机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sup>[34]</sup>集中表达了生物保守主义倾向,他把尊严、理性、人性等人类

主义的概念作为衡量标准,未能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反观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所持的态度,大体上是乐观的,哈拉维的激进思想或许会被扣上技术至上论或者福山所说的“技术投降主义”的帽子,但是人类的发展需要乐观乃至激进的态度。技术是中立的,是福音还是恶果取决于对其如何运用,在如火如荼的技术浪潮裹挟之下,拒绝技术,保持“人类的纯洁性”是不可能也是不明智的,技术必然会冲击人类固有的认知,同时也会促进人类的认知发展。哈拉维倡导接受“杂种”的身份,主动打开边界,成为赛博格,响应后人类转向的趋势,赛博格和后人类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终结,而是一种新的存在形态。“赛博格并不意味着放弃浪漫”<sup>[35]200</sup>,成为冰冷的、丧失感知的机械生物体,人类的赛博格化是一种进步还是堕落,取决于人们的引导、干预以及相关制度的建设。

#### 四、空间化的赛博格:赛博空间与现实世界的交缠

《神经漫游者》采用了典型的后现代叙事手段,故事情节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人物上一个场景还身处现实,“下一个场景可能就转移到瑰丽多变的赛博空间”,“实感与幻觉的界限十分模糊”<sup>[36]</sup>。但有学者认为这种叙事不是完全无序的,而是“秩序与不规则形、模式与随机的混合”,是“一种对称的、呼应的、平行的叙事结构”<sup>[21]</sup>。赛博空间和现实生活两相呼应、紧密交缠,通过终端和光纤无缝连接,这恰好也是当下环境的真实写照。

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中以超凡的想象力具像化了无形的赛博空间。读者跟随凯斯的意识以第一视角观察赛博空间:“像一张透明的三维棋盘,一直伸到无穷远处。那只内在的眼睁开了,他看见三菱美国银行的绿色方块,后面东部沿海核裂变管理局耀眼的猩红色金字塔,还有军队系统的螺旋长臂,在他永不能企及的更高更远处。”<sup>[14]63</sup>网络由三维的栅格构成,政府部门和公司的数据库以不同颜色的立体图形呈现出来,组成网络的电流、代码在吉布森笔下幻化成可见可感的物体。关于赛博空间是人造世界还是自然世界这一问题,不同于哈拉维故意模糊界限的做法,荷兰学者约斯·德·穆尔(Jos de Mul)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穆尔总结了帕利斯克(Helmuth Plessner)和蒲伯(Karl Popper)的认识论观点,认为空间可分为物理世界、意识世界和文化世界这三种世界,他把赛博空间归为第三种世界,且

“具有某种独立性和永恒性”<sup>[37]54</sup>。“赛博空间是第三种世界的最新发展阶段,这种新空间比过去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尽管赛博空间还依赖像电脑和缆线之类的物体,但是它已经大大超越了第一种世界。”<sup>[37]55</sup>穆尔赞扬了《神经漫游者》对赛博空间自主性的强调,认为小说“体现了一个把赛博空间从第二种世界中解放出来的问题,也就是说,把赛博空间从人类意识中解放出来”<sup>[37]55</sup>。赛博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建构,是内爆自然与文化边界的第三空间。赛博空间脱胎于意识世界,也依赖于第一世界的物质载体,三个空间是相互交缠的,它虽然具有概念上的独立性,但将其完全分离出来是不现实的。

《赛博格宣言》发表伊始,互联网尚未普及,但哈拉维依然敏锐地察觉到了人类社会之中的“联结(networking)”,她从初具规模的“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sup>[17]314</sup>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提炼出一种网络意识形态——将异质的主体连接在一起,抹除边界组成一张既相互对抗又彼此联系的充满张力的网,互联网是这种网络意识形态在当前时期的具体表征,它搭建起的赛博空间超越了地理和政治意义上的边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sup>[38]</sup>。除了“联结”的特征,哈拉维还准确预言了赛博空间打破物态与非物态边界的作用。

物态与非物态边界的破裂超出了人类身体的范畴,是对身体所处环境的讨论。信息革命之后,硅片上搭载的无形信息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介质。哈拉维用物态和非物态这一组对立概念的坍塌来说明自然物和人造物的融合,她从物理学家发现或者说创造“以太”、“原子”等看不见的物质来解释物理现象中得到启发,这些无形的东西是真正存在的自然物质还是物理学家创造的概念?这里暗含着一个经久不息的有关形式和实体的哲学思辨,而哈拉维认为确切的答案并不重要,因为在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中,自然与人造的边界就被打破了。物态与非物态边界的破裂同时还包含着有形与无形的融合,从古老的以太、原子到信号、电磁波,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们却是构成有形的现实世界的基础物质。所以哈拉维说,“赛博格是以太,是精粹,是无处不在的要素。”<sup>[17]304</sup>

当前人类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庞大的赛博格,是物理世界与赛博空间的混合环境,穆尔称之为一种“混杂的空间”,通常情况下,“主流空间能够征服其他的空间,并根据自身的配价从内部重新配置这种空间”<sup>[37]10-11</sup>,赛博空间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支配与被

支配的主从关系,网络的权重越来越大。人们在物理世界中生存的同时也在赛博空间中虚拟生存,在现实与虚拟间反复跳跃,人们在这种交叉环境中的生存状态便是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赛博空间的出现让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更为复杂,以往的环境特征是真切的、实在的,赛博空间打破了环境的实在性,但是又给予人感官上真实的回馈。鲍德里亚的仿真理论解释了赛博空间的仿真性,“仿真乃是在真实或原本缺席的情况下对真实模型的衍生,是一种超级真实,而这种超级真实主义则是后现代性的典型运作机制。其结果便是:真实与仿真带给人们的体验别无二致。而且,仿真有时甚至比真实本身显得更加真实,比实实在在的东西还棒。”<sup>[39]</sup>当虚拟环境带给人相同甚至更好的体验时,它的权重增加了,但虚拟环境与真实环境并不一定是竞争和矛盾的关系,恰恰相反,赛博空间否定了以往真实和虚拟的二元对立,重组时间和空间,让人们得以随时跨越二者的边界。

《神经漫游者》代表的赛博朋克小说“高科技、低生活”的恶托邦(dystopia)<sup>①</sup>式书写将技术与人对立起来,人变成技术的奴隶,对于人类在技术主导的环境下该如何生存,人的主体性该如何建构,吉布森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这种暧昧不清的悲观态度与狂飙突进的技术幻想是矛盾的,从吉布森对计算机技术和赛博空间绚丽诡谲、恣意浪漫的想象中可以看出,他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同时也充满担忧。哈拉维则全然相反,她对赛博格世界满怀期冀,她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向下一个物种形态进化的关键,尽管主体性的边界随之变得模糊不清,但人们可以利用这种边界的混乱来重构自己的身份,重构之后的人类就变成了后人类,哈拉维以乐观的姿态回答了吉布森没有回答的问题。

## 五、结 语

《神经漫游者》呈现了赛博格时代的全景图,吉布森超前的想象精准地预言了当前现实,反映了当下的人类生存图景,人们通过科学幻想,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清自己的状况,也为迎接未来做好思想准备。哈拉维的赛博格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吉布森的赛博格则是具体的形象,但它们没有偏离赛博格的原始含义,都包含着“杂交”“融合”“打破边界”和“消除对立”的意义。吉布森<sup>[16]241</sup>和哈拉维<sup>[40]</sup>都用希腊神话里狮头蛇尾羊身的怪物喀迈拉来比喻当下的人类,赛博格是杂合多种成分的混血儿。后人类

也是这样的一种混合体,“后人类的主体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sup>[25]4-5</sup>赛博格是面对技术变革时人们采取的积极主动的策略,是消除对立、统一战线的身份工具,哈拉维呼吁,不必担心成为赛博格,因为当下的人类本来就是赛博格。而这正如海勒所言,不必担心成为后人类,当下的人类本来就是后人类<sup>[25]378</sup>。福柯所说的“人之死”宣告了作为主体的人的死亡,也暗示着赛博格作为后人类新主体的诞生。

## 参考文献:

- [1] Cavallaro D. Cyberpunk and Cybercultur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Work of William Gibson[M]. London: Athlone Press, 2001.
- [2] Yu T. Oriental cities, postmodern futures: Naked lunch, blade runner, and neuromancer[J]. 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8, 33(4): 45-71.
- [3] 胡戈.由鲍德里亚的仿真理论看威廉·吉布森的赛博朋克科幻小说[J].东南亚纵横,2010(2):116-119.
- [4] 毕岚.女性主义赛博朋克小说的具身认知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145-151.
- [5] 孙梦天.《新夏娃的激情》和《神经漫游者》中的哈拉维式赛博格[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51(2):67-73.
- [6] 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M].宋根成,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 [7] 马少伟.堂娜·哈拉维赛博格文艺理论研究[D].南宁:广西师范大学,2013:16.
- [8] Clynes M, Cline N. Cyborg and space [J]. Astronautics, 1960(9): 27.
- [9] Clynes M, Cline N. Drugs, space and cybernetics: Evolution to cyborg [M]//Halacha D S. Cyborg: Evolution of the Super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147.
- [10] Driscoll R W. Engineering man for space: The cyborg study [M]//Gray G H. The Cyborg Handbook.

① dystopia 通常译为“反乌托邦”。资深乌托邦理论家莱曼·萨金特(Lyman Sargent)对 dystopia 和 anti-utopia 做了区分,“恶托邦基本上关注作家生活的现实社会,立足于把一种正在发展中的,作家认为势必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趋势推演为恐怖的力量”,参见 Sisk D W. Transformations of Language in Modern Dystopias[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99:7.而反乌托邦“致力于批评乌托邦主义或者攻击某些正面乌托邦作品”,参见 Sargent L. The three faces of utopianism revisited[J]. Utopian Studies,1994(5):9.而《神经漫游者》从自身时代的现实弊端出发,与读者生活息息相关,更符合“恶托邦”的定义,故此采用恶托邦一译。



- London: Routledge, 1995:75-81.
- [11] 托马斯·瑞德. 机器崛起: 遗失的控制论历史[M]. 王飞跃, 王晓, 郑心湖,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39-135.
- [12] Li Q, Nan K W, Floch P L, et al. Cyborg organoids: Implantation of nanoelectronics via organogenesis for tissue-wide electrophysiology[J]. *Nano Letters*, 2019, 19(8):5781-5789.
- [13] Wiener N. *God & Golem, Inc.: A Comment on Certain Points Where Cybernetics Impinges on Religion*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4:74.
- [14] 威廉·吉布森. 神经漫游者[M]. Denovo, 姚向辉, 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 [15] McCaffey L. An interview with William Gibson[J]. *Mississippi Review*, 1988(16):217-236.
- [16] Gibson W. *Googling the cyborg* [M]//Gibson W. *Distrust That Particular Flavor*. New York: Viking, 2012:238-241.
- [17] 刘介民, 刘小晨. 哈拉维赛博格理论研究: 学术分析与诗化想象[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 [18] 吴岩. 科幻文学论纲[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73.
- [19] Miller A G. *Understanding William Gibson* [M].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16:25.
- [20] Shabot S C. Grotesque bodies: A response to disembodied cyborgs[J].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006, 15(3):223-235.
- [21] Sponsler C. Cyberpunk and the dilemmas of postmodern narrative: The example of William Gibson [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92, 33(4):625-644.
- [22] Haraway D J.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M].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3.
- [23] 唐娜·哈拉维.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自然的重塑[M]. 陈静, 吴义诚,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2.
- [24] Moravec H. *Mind Children: The Future of Robot and Human Intelligence*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25] 凯瑟琳·海勒.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 刘宇清,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26] 冉聃. 赛博与后人类主义[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3: 154.
- [27] Regalado A. A startup is pitching a mind-uploading service that is "100 percent fatal"[EB/OL]. (2018-03-13)[2020-04-10].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18/03/13/144721/a-startup-is-pitching-a-mind-uploading-service-that-is-100-percent-fatal/>.
- [28] 张田勘. 用 iPhone 控制大脑未来的“人”还是人吗[EB/OL]. (2019-07-19)[2020-03-28]. <http://it.people.com.cn/n1/2019/0719/c1009-31243480.html>.
- [29] 新华社. “神经芯片”让瘫痪者的手动起来[N]. *中国医药报*, 2016-04-26(06).
- [30] 威廉·吉布森. 重启蒙娜丽莎[M]. 姚向辉, 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2.
- [31] 威廉·吉布森. 零伯爵[M]. 姚向辉, 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71.
- [32] Haraway D J. *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 FemaleMan ©\_Meets\_OncoMouse™: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M]. New York: Routledge, 2018:60.
- [33] 乔治·迈尔逊. 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M]. 李建会, 苏湛,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56.
- [34] 弗朗西斯·福山.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 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M]. 黄立志,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5.
- [35] Gray C H. *Posthuman possibilities*[M]// Gray C H. *Cyborg Citizen: Politics in the Posthuman 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1:187-201.
- [36] 刘劲帆. 论威廉·吉布森的赛博朋克科幻文学创作[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5:6.
- [37] 约斯·德·穆尔. 赛博空间的奥德赛: 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M]. 麦永雄,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0-55.
- [38] 黄鸣奋. 新媒体时代电子人与赛博主体性的建构[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42(1):166.
- [39] 约翰·斯道雷.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 常江,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230.
- [40] Haraway D J.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150.

(责任编辑:陈丽琼)